

基于显性时间词和隐性时间要素的 中国古代诗歌分析研究

田晓飞

(重庆南开中学, 重庆 400030)

摘要:中国古代诗歌的阅读与鉴赏一般采用传统的“意象-意境”分析方法,主要从诗歌的典型意象入手进行解读,但意象的不确定性会带来意蕴的多重性,难免造成理解障碍。古代诗歌包含了普遍的时间意识,从诗歌中的显性时间词和隐性时间因素入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究作者的思想情感和主题意蕴,从而更准确地理解诗歌,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古代诗歌解析方法。

关键词:古代诗歌;显性;隐性;时间词;时间要素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9)06-0057-04

中国古代诗歌辉煌灿烂,因其历史悠久、题材丰富、内容广博、风格多样,故阅读和欣赏古代诗歌的角度与方法也多种多样。要欣赏古代诗歌,最基本的问题是理解^[1],尤其是要理解诗歌中的意象。意象即表意之象,在古代诗歌中较为常见,是熔铸了创作者思想感情的客观事物或物象,也是二者的相互统一^[2]。从意象入手,通过对字、词、句的详细分析,帮助读者准确理解诗歌内涵,进一步体会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进而产生情感的共鸣,是目前诗歌阅读与分析鉴赏的主要手段。不可否认,意象分析法对古代诗歌解读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但其弊端也较明显,那就是诗歌意象的不确定性^[3]。比如,“月”是古代诗歌中的常见意象,但它表达的意境可以是“圆满”,可以是“清冷”,也可以是“残缺”。受众在分析鉴赏时不一定能根据诗歌的具体情境,揣测出意象最准确的意蕴,很可能导致理解的偏差,尤其是当受众对古代诗歌意象缺乏深入了解、对意象背后所涉事件缺乏了解的时候。

除了意象解读外,理解与分析古代诗歌还可以从创作背景、章法结构、用典、诗眼等角度入手。所谓“诗眼”,就是能表现诗歌主旨的关键词句,或抒情,或议论。在古代诗歌阅读与鉴赏中,若能准确找出诗眼,就能理解该诗的情感表达和思想内涵。就

一首诗而言,诗眼可能是一联或某一句;就一句话而言,诗眼可能是某一个字。王国维在评价“红杏枝头春意闹”时,对该诗的诗眼评价甚高,认为一个“闹”字让诗歌境界全出。无疑,王国维的评价是切中肯綮的。然而,传统的对诗眼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诗句中动词、形容词、虚词进行分析。比如杜甫有诗:“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自”和“空”写出了丞相祠堂的人迹罕至,也写出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和落寞。这种分析诗歌的方法无疑需要读者有较强的诗歌感知力,并且不是所有的诗歌都能清楚地找到诗眼并顺利地分析。

笔者试图从古代诗歌中广泛存在或者说必然存在的时间要素入手,以时间词要素为核心点,提供一种诗歌鉴赏与分析的新途径。本文的“诗歌”指称对象是广义概念,其体裁内容涵盖古代的诗、词、曲。

一、诗歌中的显性与隐性关键词

领悟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主题意蕴,可以通过标题、作者、题材等把握大致的解读方向^[4],而抓住诗歌中体现情感的关键词加以仔细品味则是鉴赏诗歌的重要方法。

从传达诗歌情感、主旨的程度上看,关键词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关键词即可以明显看出诗歌情

收稿日期:2019-03-26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复合型外语人才供给新机制研究”(17SKG197);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应用型本科院校《高级英语》课程的多维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171026)

作者简介:田晓飞,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感类型的词汇,如包含“怨”“凄”“恨”“愤”“忧”“乐”“喜”“怜”“怅”等字眼的词语。这些词多为形容词或动词,具有明显的表意功能,它们决定了诗歌的基调。比如杜甫《春望》中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其显性关键词“恨”表达了人们期待和平的愿望与心声,同时也展示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高尚情感。又如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中的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叠字把李清照晚年生活的不如意写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凄婉哀叹却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女性形象。再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显性关键词“孤”“独”凸显了孤寂的形象,抒发了作者失意的苦恼及内心的清高和孤傲^[5]。

诗歌中的隐性关键词一般描摹事、物、景、人等,它们能暗示作者的思想情感。诗歌中常用的典故也隐含着作者情感表达的深意,需要挖掘典故之本义,探寻作者之用意。如李白的《行路难·其一》:“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作者使用了姜太公和伊尹的典故,二者都曾辅佐帝王建立不朽功业,诗人借典故表明人生变幻莫测,但自己仍不放弃希望。其他如拟人、比喻、双关、反语、借代等含有表达技巧的修辞或语言,也需要认真分析其用意。如李清照的《如梦令·其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此句连用三个修辞,即设问、借代、拟人。设问既是对婢女的反诘,也像是自言自语,写出了伤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表情态的隐性关键词“应是”,表明了作者对窗外景象的推测与判断,同时也暗含着“必然是”和“不得不是”之意。一语之中,含有不尽的、无可奈何的惜花情结,可谓语浅意深。句末“绿肥红瘦”的“绿”代指叶,“红”代指花,“肥”形容的是雨后的叶子因水分充足而茂盛肥大,“瘦”则形容花朵因不堪雨打而凋谢稀少。在“瘦”与“肥”强烈的视觉对比之下,平平常常的四个字,经词人的创新搭配,竟显得异常生动。由这四个字生发联想,“红瘦”隐含了春天渐渐消逝之意,而“绿肥”则象征绿叶成荫的盛夏即将来临。事实上,“绿肥红瘦”作为隐性关键词还采用了借景抒情的写作手法,含蓄、间接地传达出作者惜花伤春、悲红颜易老之情^[6]。

还有一些表示情态、语气的虚词,如“又”“但”“唯”等,也属于隐性关键词,往往表示情感的深层次内涵。比如柳永的《雨霖铃》:“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两句描写了两人握手告别时的情景,感情深挚,言语凄苦。临别之际,一对恋人本有千言

万语要倾诉,可手拉着手,泪眼蒙眬,相互凝望,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通过隐性关键词“竟”表达了无言胜有言,情到深处,尽在不言中,传递出极深沉的感情^[7]。这与苏轼名句“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中的隐性关键词“唯”,有异曲同工之妙。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古代诗歌中的显性与隐性关键词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诗歌内涵。

二、基于显性时间词与隐性时间要素融合的诗分析

(一) 古代诗歌的时间意识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情感表达、意境营造都离不开对时间的描写与构建。从古至今的诗歌大都具有强烈的时间意识,而且是诗歌表情达意的重要源泉。

古人在对自然生命的感受认识中,体悟出生命的循环,通过对时间的感悟来反省自身,在创作中逐渐产生了时间意识^[8]。古代诗歌里关于时间永恒的表达,可以追溯到屈原的作品,《离骚》感慨了时光易逝:“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古诗十九首》里也有咏叹时间永恒与人生短暂之间的反差:“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9]。自然景物随时间的变迁而更迭,花开花谢、树枯树荣、四季轮回,人事则随时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如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江月永恒,而人与事则一去不复返,表达出一种深远的时间意识内涵^[10]。

通过时间意识的表达,可以了解作者的情感世界和生命轨迹,可以探索他们的人生观、历史观及宇宙观,还可以透视其所处时代风貌和民族精神,以及作者特有的思维模式。具体到个人,又因时代环境和主体感受的不同而不同。古代诗词作者对时间的独特审美情趣,源自人们丰富的审美情感。面对老之将至、时光消逝的忧愁与恐慌、落寞与悲凉,人们只得以诗歌来挽留时间,对抗时间的永恒和人生的短暂,因而古代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时间意识。如果能抓住诗歌中表示时间的词汇进行细致考察,认真体悟这种时间意识,相信定会探究出诗歌的深刻内涵。

(二) 显性时间词的归类分析

试举清代赵执信的《秋暮吟望》为例:

小阁高栖老一枝，
闲吟了不为秋悲。
寒山常带斜阳色，
新月偏明落叶时。
烟水极天鸿有影，
霜风卷地菊无姿。
二更短烛三升酒，
北斗低横未拟窥。

诗歌中的显性时间词有“秋”“暮”“斜阳”“新月”“二更”。对这几个表示时间的词汇进行简单的分类：表季节的词“秋”，表示具体时间的词“暮”“斜阳”“新月”“二更”。这样就可发现，诗歌发生的大背景是秋季，一个肃杀的季节，一个万物开始凋零的季节，一个极易引发诗人愁思的季节，符合古代诗歌中“伤春悲秋”的传统。季节的时间背景可以为诗歌提供一个蕴含情感的氛围，奠定某种和季节属性相匹配的情感基调。很明显，秋季和悲愁的情感之间只是存在若干的联系，而非一种必然的关联。这首诗就体现得很明显，因为诗人明确告知“闲吟了不为秋悲”，如果对本诗的理解停留在这一层面，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偏差，甚至完全不能企及诗人所表达的真实情感。诗歌明确表述“不为秋悲”，犹如刘禹锡诗“我言秋日胜春朝”在秋悲秋愁的传统中反其道而行之，要表现其“秋高气爽”式的旷达。诗人表达的情感真如表面上这么直接么？

同样，我们还是从显性时间词入手，“新月”即上弦月，结合前一句中“斜阳色”，可以呈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黄昏时分，一轮弯月挂在树梢头。很明显，弯月有残缺之感，可能预示了情感的不完美。如果说这样的分析是从画面的观感入手，那么回到时间显性词上来，略加分析可以发现时间的变化顺序如下：黄昏→新月→二更。二更又名人定，何为人定呢？此时夜色已深，人们也已经停止活动，安歇睡眠了，人定也就是人静。有了如上的分析，诗人“不为秋悲”的情绪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试想，诗人从黄昏时分到新月高悬，再到夜深人静，若非心有所思，何至难以安歇呢？

（三）隐性时间要素的情感表达

除单从明确的、显性时间词入手归类分析之外，还有一些隐含的时间因素，或者说可以由一些意象推论出隐含的时间背景。仍以《秋暮吟望》为例，可以梳理出本诗中的“落叶”“霜风”“菊无姿”“北斗低横”几个意象。前三个意象有一个时间的隐含指向，那就是深秋季节了，天气渐凉，菊花残败，而最后

一个意象看上去没有什么时间的隐含意义，但实际上若了解天文常识就会发现，所谓北斗低横，就是指天将要亮了。综合所有时间相关的显性与隐性词汇，可以把画面还原成：深秋，天气已凉，诗人虽说不为秋悲，但从黄昏一直到夜深人静，再到天光将晓，时间的流逝似乎丧失了它本来的力量，没能将诗人从某种情绪中抽离出来。分析到这一步，诗人心事重重的形象就可以展现出来，只需要结合诗中几个典型的意象，诗人隐含着的深层情感就显而易见了——诗人看似旷达、闲淡，实则落寞、惆怅。

再以李白的《静夜思》为例，“床前明月光”隐含的时间因素是夜比较深了，诗人尚未入眠，偶然间发现皎洁的月光，误以为是霜。“举头望明月”，已是夜深人静时，不觉垂头，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如果突出“夜深”这一隐含在诗歌中的时间因素，可以发现，诗人长时间的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实际上是情绪萌发的关键点，然而此时诗人不能明确为何难以入眠，等真正看到空中的圆月，诗人豁然开朗，原来折磨自己的是对故乡的思念。从时间角度去解析诗歌，对诗人的心境和诗歌的情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而且诗人思乡也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概念层面，而是有了程度的区分，有了情绪产生的心理过程，也有了一定的逻辑关联。

（四）显性时间词与隐性时间要素的融合分析

在诗歌的文本分析中，会发现显性词与隐性要素往往会交织在一起，比如前文提到的“绿肥红瘦”。显性词与隐性要素是怎样融合的？在做分析鉴赏时如何入手？让我们再以诗歌中的时间要素为出发点，鉴赏清代文人万树的《望江怨·送别》：

春江渺，断送扁舟过林杪。愁云青未了，布帆遥比沙鸥小。恨残照，犹有一竿红，怪人催去早。

这首词中，显性的时间词汇有“春”“残照”。单从这两个孤立的时间，我们难以对诗歌形成有效解读，但“布帆遥比沙鸥小”这句很值得玩味。从客观角度来看，布帆无论如何都比沙鸥要大，此处的表述是不合常理的。那在什么情况下布帆比沙鸥小呢？根据人视力的特性，远处的物体小，而近处的物体大。我们就会发现，当友人所乘之船在极远处，而沙鸥在较近处时，人会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差异，从而产生心理的错觉。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常见的错觉，形象地表述出来。船到了极远处，送别之人尚未离开，长久地注视着渐行渐远的船，以至于看到远处

的风帆似乎比眼前的沙鸥还小,还不愿意离开。作者对友人的不舍之情跃然纸上。

同时,还可以发现,“布帆遥比沙鸥小”所隐含的时间要素为后半段情感的深化提供了合理的支撑。“恨残照,犹有一竿红,怪人催去早”,这三句中有两个明确的显性情感词汇,“恨”和“怪”。可恨那残照,朋友离开这么长时间,天犹未晚,只怪那催促离开的人,让作者和朋友只能匆匆分离。单看这两种情绪似乎显得有些突兀,作者似乎有些不可理喻、情绪失控,但有了前面长时间的驻足眺望,分别时候的不舍之情就显得十分浓郁,“恨”和“怪”也就显得合乎常理,有“无理而妙”之效果。全词的情感也因此而深化,显得意味十足。可见,显性时间词与隐性时间要素往往融合在一起,准确把握、仔细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感悟创作者的情感。

基于时间要素的诗歌分析可以准确把握诗歌的内涵,并且,有些诗歌的理解若忽略其创作背景的情况、纯粹地从时间要素角度分析,诗歌的主旨会发生深刻的变化。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诗歌开篇即让主人公处于一种深刻的孤独的境地。不见古人,不见来者,诗人一路独行,茕茕孑立。“前”和“后”可以是空间上的概念,空间上的孤独可以理解成某种偶然性,但“古人”和“来者”让诗人从某种偶然性的孤独演变成时间上的亘古不息的孤独。诗人的孤独是跨越了同时代、同空间的短暂的孤独,诗歌更塑造了一个在永恒时间里上下求索的孤独形象。这种孤独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更广泛的孤独,是基于创作背景分析所难以理解的。有学者把古人和来者具体化分析,找出陈子昂自比管仲、乐毅却在军中不被赏识的一段往事。诚然,此种分析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诗人情感的生发,但缺失的是一种更为深邃的审美体验。这种不问缘由、不管生发的孤独或许才是整个人类的宿命,无疑更能动人心魄。无疑,《登幽州台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在时间的维度里上下求索的精神,也给读者展现了一种抛弃了空间,只剩下时间之后广漠而荒凉的美的体验。理解这首诗,时间的要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结语

古代诗歌中的时间意识蕴含着诗人对生命的情感体验,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体悟不能脱离时空而单独存在。时间意识关照下的时光易逝、人生短促常常引起诗人喟叹;随时间变化而呈现的物是人非、彷徨失意的惆怅都强烈地影响着创作主体的内心,让

诗人意识到须珍惜现在,体悟生命。时间作为诗歌的构成要素,是诗歌美学表现的基本形式。作为诗词的创作者,他们将作品的艺术构思同人生、历史及宇宙意识相结合并融洽地体现在诗歌的主题中,实现了心灵与现实相互统一的美学平衡^[11]。

综上所述,从诗歌中明确表示时间的词汇和隐含的时间要素出发,去分析诗人创作的一个重要维度,即时间,能更准确地理解诗歌。人类生存的世界,简单地讲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叠加。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很难不涉及时间,因此对诗歌时间要素的挖掘和深化可以为理解诗歌提供合理、可行的途径。从诗歌中或显性或隐性的时间词入手,分析其内在的关联,从而形成一定的时间逻辑顺序,在此基础上解读诗歌生发的缘由,深化诗歌的主旨,丰富诗歌的情感内涵。此外,基于时间要素分析诗歌,使读者在阅读诗歌时多了一个突破障碍的维度,能够让读者更好地结合生活的体验去理解、丰富诗歌的内涵,也能够让读者获得跟传统诗歌分析方法不一样的阅读和审美体验。基于时间要素分析诗歌,不失为一种巧解诗歌之法。

参考文献:

- [1] 葛晓音. 古典诗词的阅读与欣赏[EB/OL]. (2017-03-17) [2019-01-28]. <http://www.71.cn/2017/0317/939571.shtml>.
- [2] 吕敏娇. 高中语文古典诗歌意象解读教学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5.
- [3] 王长俊. 诗歌意象的不确定性与模糊审美[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91-96.
- [4] 李纪英. 如何读懂古代诗歌[EB/OL]. (2018-10-03) [2019-02-15].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H3ZzZ6dXoF2.html>.
- [5] 李君怡. 论柳宗元《江雪》意境的五重结构[J]. 贵州社会科学,2013(10):117-120.
- [6] 王靖懿. 款款心曲凭一问,多情却被无情恼——李清照《如梦令》赏析[J]. 语文知识,2012(3):6-7.
- [7] 梁乾. 柳永《雨霖铃》的哀婉风格[J]. 文学教育,2018(19):44-45.
- [8] 李杰. 中国诗歌里的时间意识[J]. 学术探索,2004(10):117-119.
- [9] 傅锡洪. 中国古诗中的时间意识——就《古诗十九首》而谈[J]. 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1(12):76-77.
- [10] 马跃. 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宇宙意识看诗中之情[J]. 学术交流,2009(8):161-163.
- [11] 魏琳红. 中国古典诗词的时空意识及其表现研究[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5.

[责任编辑 亦筱]